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日取小

◀號六十七百一第▶

分二洋售●張四號本

載轉准不有所權版稿各載登報本

日五十月七年三十

日四十月六年子甲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陽歷
逢五出版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定購全年三十六份大洋六角 寄費另加
本外埠一律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張三角 並
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張一圓
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
角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馬路小橋頭新里良晨好友社

通用郵票廉價出讓

今有完整通用郵票。一分三分一角俱有。自用有餘。廉價出讓。每次起碼十元。每洋一元外加四分。款收現洋或匯票鈔票。函購匯寄費各歸自理。出讓處上海南市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

最小報減收定費及批價

定閱全年三十六份。減收大洋六角。凡介紹定閱全年。多則類推。批銷每期至少三十份。批價減收每份大洋五厘。寄費一律在內。費請先惠。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餘報可補

最小報第一百五十一號起至最近期。尚有餘報可補。每份大洋二分。寄費在內。凡購最小報者。並欲窺全豹者。請速補購。最小報訂五集。實價大洋二元五角。欲知詳細。請讀本報後幅廣告。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

美術良晨箋

實七百元足張一

原報第一號至最小彙訂五集

實共五厚冊二二元五角

張情傑的纏綿

實全書大洋二角

精彩的枕綠小說集

實全書大洋四角

出版新良晨童話

實全書大洋二角

最新秋鏡著糊塗偵探案

實全書大洋二角五分

張小枕綠集愛個絲光

實全書大洋二角

雜作枕綠集綠窗潑墨

實全書大洋二角

西洋奇聞萬奇全書

實全書大洋二角

朱天石著理將來的舞臺上

實全書大洋一角

敬告諸君

(一)凡蒙郵購本社發行品。寄費一概免加。(二)零款郵票十足代現。滿洋請由郵匯。(三)函面簡寫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可達。



編輯人語
本報歡迎投稿。如
創作或翻譯的短篇
小說。中外小說批評
研究。中外小說批評
小說家遺聞軼事。
專談。遊記。諸文。
錄語等。所需何酬
隨稿聲明。其未預
先聲明者。刊出後
酬以本報。來稿附
刊即退。不

▼黃包車夫的命運 朱維基
一間黑暗而且潮濕的屋子。錯綜
雜亂地置着幾只破凳和缺了腳的
台子。台上的燈。時時冒着黑煙。
燈光不時的搖動。呼呼的北風。從
門縫裏吹進來。只聽得外邊粗大
的雨點兒。不住的打在門上。

個約莫三十來歲的婦女。穿着
很襤褸的衣服。面色黃得像菜花
一樣。兩道眉毛。緊緊的鎖着。現
出無限的憂愁深思。伊坐在破矮
凳上。前邊置着一只有粗木刺的
長凳。用以織草鞋的。凳的旁邊。
堆着不少的稻草。

伊臂中抱了一個黃瘦的孩子。他
拼命吸着母親乾枯的奶。面上現
出不滿足的神氣。只是張着小嘴
。尖聲的哭。母親的心裏。更覺得
不安。自恨沒有奶給兒子喝。只有
深深地歎着氣。
破矮凳旁邊坐着一個十二三歲的
孩子。拉着母親的衣角。說道。『媽
媽呀。爸爸今天拉黃包車。為什麼
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來。我的肚
子餓極了。媽媽。你為什麼不把缸
竈裏面的餘柴點燃了。先煮米呢。
』他說着。從地上爬起來。走到置
飯籃的地方去找米。但是籃裏邊
一粒米都沒有存着。孩子覺得很
失望。回轉頭來。向他母親呆呆地
看。伊見了伊兒子的情狀。又自恨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沒有錢即刻去糶米。煮了給兒子
吃。伊只有深深地歎着氣。
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形容憔悴
的男子走進來。爲了天下雨。他破
爛的衣服淋得溼透了。水點一滴
一滴地從頭髮衣服上掉下來。他
手中提着一只懸在黃包車後部的
油燈。幽暗的光在地上顫動着。他
拿了衣服。揩乾了頭髮。就坐在靠
近的凳。默默無聲。他的兒子和妻
子驚訝地對着他看。屋子裏邊靜
了。祇聽外邊的風聲雨聲。
妻子忽然說道。『今天你回來。爲
什麼這樣的愁眉不展。莫非身體
有些不舒服嗎。讓我燒一些熱開
水給你喝罷。』
丈夫沒精打彩抬起頭來。慢慢地

說道。『我沒有甚麼病。身體果然
覺着很疲倦。那不打緊。因爲我天
天這樣。已成習慣了。使我心中難
受的。却爲我今天拉了一天黃包
車。除了租費之外。只存了六七
個銅子。我們現在晚上要吃的東
西。拿什麼去買呢。』說着。他的頭
重又低下去了。他不住的深深長
歎。
伊驚呼道。『什麼。存了六七個銅
子嗎。莫不是生意不好嗎。』
黃包車夫說道。『生意倒很忙。我
的兩條腿也跑得夠了。但是命運
太壞。給了人家車子坐。總是拿不
到錢。』
他的妻子說道。『什麼。怎麼會拿
不到錢。』

他道。『他們白坐了我的車子。不
給我錢罷了。有什麼多問呢。』
妻子更疑惑道。『你說的話。我更
不明白。』一個人坐了人家的車
子。不給人家車錢。天下那有這樣
的道理呢。』伊的雙目一動不動地
注着他。好像要他明明白白講解
給伊聽的樣子。
丈夫從袋裏掏出一枝雙魚牌的紙
煙。已經微微着溼了。伊看見丈夫
要吸煙。就到竈灰裏拿出一盒火
柴來。他擦了一根。好容易把紙煙
點燃了。就狠命的吸起來。說道。『
這種倒霉的事情。我自己夢裏都
做不到的。你怎麼能夠明白呢。如
果你要聽的。讓我講罷。』
『我要聽的。你給我講。』妻子懇切

樂社章程（社址在江蘇如皋東陳市）

定名

本社定名為樂社
利用公餘之暇作有興味的文字研究增進精神的快樂研究各種實業知識（包含工業農業在內）俾入社者可藉以維持生產促進國民之生計為宗旨

組織

本社內部組織分兩大部一為文藝部二為實業部又設總務部主持全社事務設編輯部編輯文藝及實業書報以便社員互相研究交換學識設印刷部承印各種信箋等件代辦各種文藝書報暨農場出品價格較之普通購買格外便宜且穩快可靠

社刊

本社設社刊（月刊旬刊未定）以便社員發表著作交換學識並印社員錄分贈社員俾得互通聲氣藉資聯絡

職員

本社編輯部設正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襄辦社務餘如代辦本部編輯部承印部亦各設一人以理全社事務設副社長一人襄辦社務餘如代辦本部編輯部承印部亦各設一人以理全社事務

集會

本社每年開大會一次以討論進行事務外埠社員亦得來函陳述意見遇有特別事故發生發由社長召集開臨時大會凡所議事件以到會過半數贊成為通過（外埠社員另函專達）

入社

凡中華民國國民贊成本社宗旨遵守章程者均得入社為社員（須親填入社願書連入社費一並寄交本社立即填給社員證書並加蓋正副社長印章以昭慎重）

納費

入社費壹元常年費壹元實業部者入社費貳元常年費貳元
元均須壹次繳足兼入兩部者共收入社費貳元常年費貳元
須註明向如祇收郵局兌現字樣因東陳係代辦所不通匯兌之故外埠郵匯

義務

社員有介紹同志入社之義務社員有鼓吹本社之發展及推銷本社出版書報之義務社員有互相扶助之義務社員有贈閱社刊之權利社員如有大

權利

社員有組織分社之權利向承印部及代辦部購買物品有特別廉價之扶助
由本社集資（社員向承印部及代辦部購買物品有特別廉價之扶助）

獎懲

社員如熱心社務有公益者經調查實在立即由社長宣告除名以示懲戒
壞本社名譽及不守社章者經調查實在立即由社長宣告除名以示懲戒

誓約

本社不帶宗教色彩不含政治意味純以研究學術交換智識為主旨入社者須本斯旨
本章程未盡完善之處得由社員半以上之提議隨時修改之

附則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

樂社正社長吳虛生同訂
副社長周季英同訂

地說。
丈夫抽了幾口煙。說道：「沒破曉的時候。我挨着餓忍着冷。就拉了黃包車。在街上走來走去。一直到十點多鐘。沒有人來坐我的車子。我就拉到一條小街的前面。看見二個上學去的小學生走出來。他們喚我。我就急急的放下車子。給他們坐上去。跑了好些時候。拉到了一個小學堂的前面。就停了車子。但是停車的時候。我放得太快。並且稍微重一些。所以那二個孩子忽的從車上翻了下來。跌得頭破血流。在旁邊走過的人。看見了這樣的情形。都打起抱不平來。一定要拖我到巡捕房裏去。我哀求了他們。才放我過門。至於車錢

呢。我那裏還敢問他們要呢。唉。吃了驚嚇。還拿不到錢。苦呀。」黃包車夫想了一刻。接下去說道：「我拉了空車。走到北四川路酒排間那邊。我盼望最好有喝醉酒的外國水手。來坐我的黃包車。他們說不定會給我許多金角子罷。我正想得有趣的當兒。酒排間的門一開。果然搖搖擺擺走出一個水手來。看他樣兒。自然已是喝醉酒的。我歡喜得了不得。就放下了車子。把墊子一拍。請他坐上去。他坐穩了。我拉了車子跑。跑得格外快。望他多給我幾個角子。唉。後來却不是這樣。大約拉到黃浦碼頭。他把脚一頓。喚我停車的時候。他却踏着大步就走。一個金角

子都不付。我追上去問他要。他倒反手打了我一記耳光。並且還賜了我一脚。我不敢再問他要。他是外國人。勢力大得很。如果我再攔個不休。他一定要喚了巡捕。請我到巡捕房裏去。」他說到這裏。氣喘了一回。抽了幾口煙。深深歎息。妻子瞪着眼。張着嘴。只是驚奇怨恨。伊聽得簡直把二個兒子都忘却了。
黃包車夫把手指彈去了紙烟頭上的灰。又繼續說道：「後來呢。有一個很高的男子。來坐我的車。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絲綢緞的黑羊皮袍子。上面却不穿馬褂。腳上登着一雙壽字頭的鞋子。看來好像是流氓。我拉到了一條街堂前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面時候。他說要到裏邊去看一個朋友。叫我在外邊等着。我依了他。但是等了一個多鐘頭。不見他出來。我想他一定從衙堂的那邊逃走了。但是這次還是運氣。我雖然拿不到。却沒有挨打。唉。我後來又拉了四五個鐘頭。好不容易賺到了八十幾個銅子。都付去了房租。現在不過存了六七個。他靜了半刻。從袋裏掏出那存着的銅子。給他妻子。又說道：「你拿了這些銅子。去買七塊大餅來罷。明天晚上。暫時這樣敷衍過去。明天總望我運道好些。」
▼新家庭的成績 丁秋碧
這孫祥官委實是個好青年啊。他處在舊式家庭勢力之下。一切行動。都不能自由。然而究竟脫離了羈絆。很快活地營獨立生活。這是何等有志向的青年。他的願望。是要開始組織新家庭了。他感覺到舊式家庭的好處。拿他的家庭做模範。從此大家和舊式家庭奮鬥。澈底的改造。恰巧他夫人也是維新派的

中一份子。和他脾氣。很合得來。他倆既組成新家庭。便把從前舊式家庭的禮制。完全推翻。因此他倆的起居。算是自由極了。他現任崇志中學校校長。職務上原很繁冗。一天到晚。有大多數的時間。支配在學校裏。他的夫人。又在萃英女子學校當教員。每星期有十六小時的功課。雖然課程不多。也很夠伊辛勤教授。那麼。他倆內新家庭。似乎無可記載了。話頭。超出人意料之外。恆有許多話。一天。他從學校回來。瞧他家門還鎖著。他想。往日這時的門。早經開了。今天星期三。伊校中的功課。僅上午有國語一門。怎麼這時候還不開。伊難道病了麼。不是。——不是。假使伊病了。定然從電話中告訴我。或者伊校中有什麼事發生。近日各校罷課的風潮。此什麼起。萃英難免不為所鼓盪。而內閣。想到這裏。他不禁感慨係之。驀地汽笛嗚嗚的一聲。汽車從他的身旁掠過。他定神向汽

車中瞧時。……那不是伊的背影麼。伊為甚麼和從不相識的西裝少年。並坐在一起。唉。他委實疑慮了。直待他夫人回來。便盤問伊。伊很爽然地說。這是我的自由行動啊。他這一氣真非同小可。心潮起伏。很想和他夫人辯駁幾句。但偶一轉念。又覺得自由這名詞。的確是新家庭的要素。要是反對自由。便不能成立新家庭。然而就這樣甘做丈夫的本色。和了半。終究不像出良好的解決方法來。後來。他竟會想著了。很有成績的崇志中學校。從此便輕易沒有孫祥官的蹤跡。從他家門外。從一家妓館裏。呼么喝六的聲浪。從一家妓館裏。直衝透街上行人的耳膜。想不到堂堂校長。品行素優。年方二十五歲的孫祥官。居然也會墮落起來。把他先前所組織的新家庭。拋棄不顧。他夫人呢。這時也已墮落了。少年。別營華屋。唉。他倆都墮



●物美

良晨箋上精繪風景美人花卉鳥獸等圖畫。計有二十餘種。張枕綠君題字。六行八行俱有。格式雅致適用。剔選上等瑞典紙及毛邊紙精印。所印顏色。紅綠黃藍諸雜色全備。任憑選擇。

●價廉

七百張實售一元。一千五百張實售二元。
四千張實售五元。九千張實售十元。
函購寄費不加。款請郵匯。或附上海通用鈔票。

●優待

蒙購良晨箋。不論一元或數元。奉贈優待券。憑券可額外得箋得銀。購箋愈多。額外所得愈易。穩實可靠。絕無滑頭獎券之性質。

上海南市新碼頭
裏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繩之綿

言情妙著

轟動一時

每冊實價大洋二角

上海 南市新碼頭裏 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發行

尊處亦需印刷否？

本社承印書籍。報章。簿據。章程。傳單。招貼。封箋。名片。一切零星印件。代製鋅銅三色版。有種種勝人之處。試舉如下。(一)本社聘有美術家。專司打樣。務使格式美觀。倘需繪圖。亦極便利。利之清。明。色之鮮明。高。宏。心。細。代。為。校。對。謄。誤。甚。少。(二)本社所聘印刷技師。富於經驗。印別。之。廉。明。(五)出貨迅速。約期不誤。外埠委託。郵運費由本社擔任。有意委託印者。請將需印之件。特加。以。說。明。函。寄。上。海。南。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承。印。部。當。即。開。呈。估。價。單。商。訂。辦。理。可。也。本埠。駕。臨。面。洽。尤。妙。



編輯人語

本報將第一百八十一號起。大加推廣。內容除張枕綠逐期有稿外。並多刊名作及圖畫。請讀者拭目俟之。

西方釋夢錄

蔣春木

警察

有體面人夢中倘被警察逮捕。主有不明譽之事發生。

錢袋

夢中見一金錢豐滿之錢袋。主佳運將來。及快樂之結婚。日後將族繁人多。

囚犯

夢中自己變一囚犯。主持結婚。其新婦(或新郎)久已相知。特素未發生戀愛耳。

工房

不論何人夢見自己移居工房之中。主將受領遺產。

象牙

處不論何種境遇之人。夜夢象牙。

在那裏呢？

朱秋鏡

在陽光裏。
在疊疊的雲裏。
在風的微聲裏。
在水面的波紋裏。
在含苞的花蕊裏。
在蝴蝶的粉裏。
在青草的摺痕裏。
在詩人的心裏。

郎妾似

張學敏

郎似竹葉。妾似竹葉青。
郎似黃鶴。妾似黃鶴樓。
郎似青年。妾似青年會。
郎似雞冠。妾似雞冠花。
郎似馬鈴。妾似馬鈴瓜。
郎似螺螄。妾似螺螄釘。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其兆均佳。主長壽康健。營業或愛情之成功。農人夢之。歲收豐多。水手夢之。將有平安得利之航行。

鳩鴿

夢中見鳩或鴿在空中飛行。主將得重要消息。并主得一快樂合適之結婚。經商獲利。因之致富。

綺詩

王瘦生

薄羅衫子透香肌。漆髮如絲覆額齊。諒是溫泉新浴罷。梨花帶雨半開時。
芭蕉分綠上窗紗。粉頰凝酥欲變霞。偶見菱花人影露。瓠犀微啓笑迎他。
浴蘭天氣晝初長。慵染淡脂烟整花墳。

閨情

吳曉亭

繡閣深似白雲封。鎮日淒清鬢影鬆。欲繡鴛鴦又停止。未拈針線意先慵。
日斜風靜氣生涼。獨倚蘭閨恨自天。鸚鵡不知人意懶。簾前只管喚添香。
輕妝悄步踏芳芬。片片飛紅繞翠裙。何事不隨流水去。想勞儂葬入花墳。

小話

印度曼

小山詞。宋晏幾道著。
小字錄。宋陳思著。
小名錄。唐陸龜蒙著。
清王錫祺有齋曰小方壺齋。
小畜集。宋王禹偁著。
小腆紀年。清徐鼐著。
小學紺珠。宋王應麟著。
康南湖有小萬柳堂。近已賣去。謝公最小憐幼女。元稹悼亡詩也。
最小報為小說家張枕綠君所編輯。

最小彙訂已出五集

最小報每三十號彙訂一集。自第一號至第一百五十號。
彙訂五集。已經訂出。每集有一英寸之厚。精裝極美觀。

封面

嚴簡凡君精繪時裝美人讀報圖
張枕綠君題字

內容

小說一千餘種
關於小說之文約千種
詩歌劇本專談小品圖畫共千種

撰述者

張枕綠	何海鳴	胡寄塵
周瘦鵑	徐卓呆	畢倚虹
程小青	張舍我	張碧梧
趙若狂	江紅蕉	朱天石
范煙橋	朱秋鏡	朱維基
及其他作家數百人		

共五厚册 實價大洋二元五角

▲上海市新碼頭裏小橋頭良晨好友社發行

枕綠小說集

全書二百餘頁
每册大洋四角

◀下如錄目篇六十二容內▶

十七年後的一吻	陽春殘華	可憐的劣子
燈前之酒	目前	塊肉
一轉念間	隔壁	操縱
榮譽與健康	藝術與戀愛	婦人之言
影上爪痕	美境的破滅	謠言
兩父之間	雪宵匪韻	悔悟
同夢	診費	小別七日
衾夜良心	毀譽	一年辛苦為誰忙
窗外之人	弔偶	

頭碼新市南海上所行發
社友好晨良

位地小

本報出此小
地通。專備
載。出。登
。發。每。章
。廣。大。五
。字。收。加
。或。連。數
。均。照。不
。五。十。算
。十。字。亦

張枕綠
潤字。不
。愛。其。格
。者。需。請
。明。投。函
。件。好。友
。良。轉。當
。社。之。奉
。資。之。數
。告。奉。潤

胡亞光
畫圖。不
。畫。等。油
。插。鋼。鉛
。彩。可。應
。筆。均。專
。命。潤。收
。函。奉。告
。件。處。良
。好。友。轉

送書
西。美。女。畫
。套。六。張。精
。印。廣。及。起
。行。普。凡。見
。票。一。十。分
。贈。欲。早。無
。多。上。海。州
。交。三。一。湖
。西。湖。畫。會

茲有最小報
從一號至全
百份。分十
。現。貳。元
。代。售。外。埠
。者。八。四。寄
。天。一。馬。費
。八。一。路。自
。天。一。路。一
。啓。號。路。一

湖山趣影 (續) 朱秋鏡

(十七) 飛來峯之臥佛

到了靈隱寺。進門後沿着一條大道迤邐而行。兩邊的老樹總有數百年以上了。濃蔭夾道。真覺得清幽欲絕。飛來峯的樹石。確是不可多得的。夢曉先生兀是搖頭道。可惜可惜。我忙問何故。他道。譬如一塊白玉。加上許多黑斑點。豈不可惜。其實這原是一種見解。我忙對他說道。你快不要給那些念佛老太太聽見了。啊。我們說笑着進得洞來。覺得重重門戶。別繞幽勝。想來當那天造地設的時候。那個打樣師決非泛泛無名之輩。一線天毫無意思。最可愛的是要算那一尊臥佛了。我們雖然不信出自造化天工。便是人力。也可見得藝術手段之高妙。此地有照相分處。那些陳列品中一幀。乃數西人坐在臥佛之旁。有一人還手撫着那臥佛嘻嘻哈哈的面龐。一只呢帽也頂在那佛的頭上。這才有趣呢。

(十八) 水晶宮之出入口

靈隱大殿的莊嚴氣象。決不以宗教異同而減少遊客們的景仰心。那幾個西人的低聲頌讚。豈不是一種證據麼。我想現在的世界雖然在符遍地。那些攝人勸贖的慣家。倘然到了此地。想也不敢拔出手槍來嚇人罷。便是偶然有一絲一毫的惡念發生。看見了二旁的金剛面目。也要嚇得倒斃倒斃。殿背的水晶宮。足有四五十丈高。我道。到今天才明白水晶宮的所在。原來在我們頭頂以上四五十丈之空際呢。那條鯨魚更屬希奇。那魚的頭位在正中。向着右邊那魚尾。却在前面。頭尾相對。足見魚身的長是無限的。東南角上有一扇小門。寫着小小的水晶宮三個字。我想那扇門一定像孫行者的金箍棒一般能大能小的。否則不要說那條其長無限的鯨魚了。便是那因最小的蝦兵蟹將。也跑不出去呀。

(十九) 一具機器

大殿上有一具機器。倘然我不特別提出來。是難得有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一百七十六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人注意得到的。你道是甚麼機器。原來是一具手搖的起重機。便裝在第二重的抱柱上。專為佛前的碧琉璃燈升降之用的。那盞大油燈的燈架。實在大得厲害。在下面望上去。雖祇七石缸般大小。據說放了下來。足足像一間房子呢。其間的彫刻精工。花紋細緻。我雖戴了克羅克眼鏡。也兀是瞧不清楚。那隻玻璃缸中的油。望上去祇不過裝着全缸二十分之一的油罷。據說這一些油。要點一個禮拜呢。全體的重量。自然可驚。若非全用鐵鍊。決然吃不起。而除了應用起重機之外。若叫他上下自由。非要有個花和尚魯智深來承乏不與。

(二十) 知趣的輿夫

他們都預備到靈隱來的。但是除了尖鳳外。竟沒遇到別人。照原定的計劃。我與夢老二人。以靈隱為終止點。他們却以輦光為目的地。但是我們的心中。也未嘗不躍躍欲試呢。靈隱寺出來。心中正躊躇着。還是下去呢。還是等在這兒呢。正在此時那知趣的輿夫。

(二十一) 不自由者

在歸去的黃包車上。半途忽遇大雨。天公雖不做美。但是時候還算相巧。倘然早了一個鐘頭。一定要使得我們都有欲歸不得之苦了。但是雨師的威風。甚是厲害。暫時不得不避他一避。道旁的一個蘆席棚。平時爲了行人避日小憩而設。此時恰爲我們的救星。路上的一行人。早已絕迹。乘着一陣雨而來的也不少。忽然有一乘自由車。冒雨而來。在雨水淋漓中。疾馳而過。車上的少年。倒勇敢的氣概。雖然混身溼得像水中鬼一般。兀自奮勇前進。迅疾得了不得。一霎眼早已不見。我感慨着那坐自由車的。似乎不曾有甚麼自由的樂趣罷。